



梁君度

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俄羅斯畫壇，尼古拉·伊萬諾維奇·費欣（Nikolay Ivanovich Fechin）以其特立獨行的藝術探索，在俄羅斯藝術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。這位被後世譽為「俄羅斯印象派最後的巨匠」的藝術家，以其對傳統的深刻理解與創新實踐，建立起獨特的藝術語系。

費欣的藝術道路始終貫穿着「師古而不泥古」的創作理念。在巡迴畫派與印象主義的雙重影響下，他既未陷入學院派的僵化程式，也未盲目追隨印象派的外光寫生潮流。他認為真正的藝術應當是心靈的鏡像，而非流派的標籤。

在題材選擇上，費欣延續了俄羅斯繪畫關注現實的傳統，但突破了歷史畫與風俗畫的既定框架。他的代表作《菜娥——捲心菜收穫的季節》以烏克蘭農婦為原型，通過2.3米的宏大尺幅，將平凡的勞動場景升華為具有史詩感的生命禮讚。

費欣的藝術革新集中體現在繪畫材料與技法的突破上。受意大利文藝復興蛋彩畫啟發，他獨創了酪蛋白膠粉底結合厚堆油彩的特殊技法。這種技法不僅解決了傳統油畫反光問題，更創造出介於平面裝飾與

根植傳統 獨樹一幟

立體塑造之間的獨特質感。在色彩體系構建方面，費欣打破了印象主義的色彩科學桎梏。他吸收謝洛夫的「銀灰調」與弗魯別利的「寶石色」，獨創出「冷暖互滲」的色域結構。在《陽光下的果園》中，檸檬黃的樹冠與鈷藍的陰影形成強烈對比，而中間調和的橙紅色地面則構成視覺平衡的支點，這種色彩配置既保留了俄羅斯風景的地域特徵，又注入了東方裝飾藝術的審美意趣。

在造型處理上，費欣创造性地將俄羅斯寫實傳統與東方寫意精神相融合。這種「似與不似之間」的造型語言，為二十世紀俄羅斯現代藝術的發展開闢了新路徑。

費欣的藝術探索對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。他的創作理念深刻影響了波洛克等抽象表現主義畫家。在當代藝術語境下，費欣的藝術實踐為我們提供了重要啟示：傳統與創新並非對立關係，而是可以通過创造性轉化實現融合發展。扎根傳統、兼容並蓄的創作精神，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。



姚珏

上星期我和先生去參加了大女兒在北京大學的畢業典禮，心情非常激動。記得兩年多前，大女兒有幸進入北大燕京學堂學習，並獲得獎學金，我感到非常自豪。北大也是我先生曾經求學的地方，女兒能夠成為她父親的校友，冥冥中自有傳承，我由衷地高興。

北大是國家的頂尖學府，女兒非常希望能夠進去了解中華優秀文化，未來投身國際關係中的文化外交工作，因此選擇到北大攻讀兩年碩士。轉眼兩年過去，當我和先生一起參加她的畢業典禮，非常感慨。看到她在舞台上被授予畢業證書的一刹那，我突然想起她小時候剛剛出生的樣子。時光飛逝、日月如梭，如今的她已經亭亭玉立，自信而獨立。到北大學習中華文化，讓我看到她更多的文化認同和成長。她和外國同學的畢業照是一起到長城拍攝的，她的中文水平突飛猛進，和以前相比也愛用中文和我信息交流，她對中國的茶文化產生了濃厚興趣，她也是北大一個無伴奏合唱團的主要獨唱之一。她跟着學校走遍了中國內地很多城市，通過親身經歷學到很多。這麼一個在香港長大的孩子，在北京的兩年真正對中華文化這麼感興趣，也想去研究、弘揚中華文化，立志為文化外交作貢獻，我看到了文化的傳承和希望。

百年北大，湧現過很多傑出老師和校友，而且北大從誕生之初，也具有國際視野，追求國家強盛和民族復興。北大的前身是創立於1898年的京師大學堂，

學承華脈

當時正是光緒戊戌變法，其中之一就是推動中國近代高等教育改革，因此這也是中國第一所新式大學，方針就是「中學為體，西學為用」，希望能夠吸收西方的文明成果，提升國家的綜合實力。當時變法改革還有一個最重要的舉措就是現代海軍的建設。1880年代籌建北洋水師，1888年12月在山東省威海衛劉公島正式成立。當時由於清政府內部的腐敗和爭鬥，北洋水師在甲午海戰全軍覆沒。但強軍護國、振興民族之心經歷百年傳承下來。

最近，首次到訪香港的中國自主設計製造的山東艦航母編隊，展現了如今祖國強大的國防實力，讓每一位同胞和海內外華人都感到自豪和激動。艦艇上打出一句口號就是「艦承華脈，情泊香江」，我想不論是山東艦的名字，還是實現中國夢的志向，都體現了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文化的傳承，是流淌在每個炎黃子孫身上的血液。

當然傳承不是簡單的複製，而是需要與時俱進的開放創新，找到自己的道路。當年京師大學堂、北洋水師的改革，也正是體現破舊立新、革新進取的精神。我很高興，女兒通過北大的學習，找到了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在傳承的基礎上走出自己的路就是創新。很多人問我，你的孩子是不是拉琴？我說她們都學過，但都沒有做專業，因為每個人的想法、喜好都不同，音樂可以舒緩她們心情，開拓她們眼界，更重要的是她們學承華脈，不斷學習和成長，活出自己的精彩。



少爺兵

一位是香港影壇的影后葉童、一位是電視圈的視后鄧萃雯，兩人參加了內地一檔熱門電視綜藝節目，被姐姐們指站在舞台上的她們，既有「大姐大」風範且「氣場全開」，震撼着演出者。鄧萃雯則指她們不是在同一隊，演出卻都是全力以赴，被指霸氣外露，大概彼此都是香港的演藝人，所謂「輪人不輪陣」，亦是她們各自的閱歷加自信心吧！

很多人認為葉、鄧二人應是同一隊「抱團取暖」，但鄧萃雯並沒有選擇以葉童為隊長這一組，反而選了隊長侯佩岑與管樂的組別，鄧萃雯說：「當時我心心想跟侯佩岑、管樂一組應該是挺不錯，儘管在不同的文化地域成長，說話上是比較易理解，佔不到我真的站對了隊，我們不單止在頻道上互相尊重，感情方面亦儼如『一家人』十分親近，比如後來我去了其他隊伍，侯、管二人經常來探望我，因為她們牽着我，使我十分動容，亦是我這次參加該綜藝節目收穫最大的『親情』。」

鄧萃雯接着說：「在香港娛樂圈數十年，我和葉童姐在各自的領域掙扎生存，各自有自己的閱歷，於我個人而言，若說是『氣場全開』，也許是因為我有很強的自信心。可是『唱跳』並非我的專長，不過我可以拼盡全力去學習，絕對不會給隊友『拖後腿』；老實講，我已好久無同人住在一起，而侯佩岑和管樂對我很包容，如侯佩岑稱我為『大姐』，管樂稱我為『娘娘』……連帶節目裏的姐姐們每次見到我亦稱『娘娘吉祥』且行宮廷禮儀，我也不客氣照單全收。所以，相處3個多月整體大家都是好開心的，至於誰贏了她們早已拋諸腦後，重要的是，當時每個人自己的感受才是最『真實』。」

鄧萃雯又說：「她們稱呼葉童為『童姐』，葉童就是她們心中的偶像般存在，甚至有人叫葉童為『許公子』（《新白娘子傳奇》中的許仙角色），我沒有半點妒忌或不開心，相反有種『與有榮焉』的感覺，故此我嘴上常道：不要小看香港的女演藝人，這也是一種自信心強大的表現。」

最後她則強調：「演藝人經常在不同的國家或地方工作，這都是不同的閱歷，讓人學會包容和尊重。」

別了

小時候跟着去家父工作的光藝電影公司，都有機會見到當時被力捧的明星，如謝賢、周聰、嘉玲、南紅、姜中平、江雪、胡笳、梅蘭、林偉等等，他們是這公司的基本演員。而他們當中，周聰叔和家父，還有導演李晨風、李兆熊、陳文和掌門人秦劍，幾位都非常投契，我是由細見到

大、見到老，直至上星期去見了周聰叔的最後一面。之前是在鍾志光（鍾Sir）的口中知道周聰叔住進醫院，聽鍾Sir還說阿叔不嚴重，應該很快可以出院，待他出院後我們一起去探望他，或者陪他去飲茶食飯，咱們還希望這一天快些到來，因為平時總忙着，心想今次不要甩底了。誰知道過了兩天，阿叔的情況忽然急轉直下，我和老友二話不說即上醫院探望。到了醫院因為不熟環境，左兜右轉才去到阿叔的病房，阿叔住在單人房，家人24小時輪流相伴，見到他戴上氧氣罩，旁邊有監察儀器，阿叔迷迷糊糊知道我們來了，還會擺手示意，我們輪流握着他的手，我跟他說：「你快些康復，我要聽你講那年代光藝的故事、長鳳新的故事，因已沒有人講得了，就只有你啦！阿叔，你必須好好康復呀！」他半瞞着眼笑着點頭。

我們在病房內陪着他留了很久，還等到與阿叔近十多年很親近的後生仔張國強（KK），KK不知道

我們和阿叔那種種的關係，坐着說着我們才互相真正地認識，咱們一房人都有如親人，而KK更是經常和阿叔飲咖啡的老友記。KK說在阿叔晚年認識是彼此的福氣，說他是個有人情味的人，見證他對太太的愛、對子女的愛，KK說能認識到聰叔是他的運氣。我們談着聰叔似在聽着，大家都捨不得離開、捨不得彼此，可是這是天意，是無法改變的事情，我和老友最後還是要和聰叔話別，他向我們擺擺手。

才過了一天，不幸的消息傳來，聰叔離大家而去了！我們還以為可以再探望他，讓他再聽聽我們嘈吵的聲音，吵醒昏睡的他，希望吵出奇跡！但原來是做不到的，是無法挽回的，生命流逝，誰也無法改變。

接到聰叔離世的消息才過一個鐘，又傳來雪妮姐早一天亦病逝，隨佳哥而去！3位我尊敬的前輩，天上相見！



●（左起）周聰、吳楚帆、李晨風、白薇、家母雷霞及家父林擒生前一起看畫展。

作者供圖



袁星

左邊一個米，右邊一個參，朝中間靠攏靠攏，走到一起即是「糝」。字詞典中，「糝」有兩個讀音：sān或shēn。在臨沂方言中，這個字卻念sá。

糝的做法，大同小異。在臨沂，城裏和各縣區，街巷中常見糝館。甚至就連一些偏遠鄉鎮，想喝頓糝湯也非難事。許多村裏人，早飯也是一碗熱氣繚繞的糝湯。

在臨沂，黑夜總是被糝香驅散的。凌晨三四點鐘，咕嘟咕嘟沸騰的糝湯，就把店鋪的燈撥亮，用香味為路人標記着方向。糝香混着暖氣，愈飄愈遠，直到點亮天際，饞醒陽光。每天早晨，一碗熱乎乎的糝湯下肚，舒服勁兒，如沐春風。大學時，一位臨沂的女生，突然拿着刊登有「糝」的報紙神秘兮兮問我：這字念啥？還特意補充說：等有機會去我家玩，我請你喝。那會兒，學校周邊沒有賣糝的店鋪。周末閒逛，其他街巷中，早餐挺多，也沒見過賣糝的。在濟南，想喝碗糝湯，並不容易。

糝的起源，有兩種說法。東晉王羲之因病臥床，久治難癒。經常受其接濟的一對貧困夫婦得知消息，把家中僅有的一隻老母雞殺了，特意加了些祛寒發汗的藥，想給他煮頓雞湯喝。等幹活回來，見雞湯煮糊了，只好又加了些麥仁啥的，繼續燉煮。王羲之不好推脫老婆婆好意，勉強喝了幾口黑乎乎的「糊粥」後，狀態竟然立時好轉。他見米和雞肉熬煮的「糊粥」效果不亞於人參，故而提筆寫下了米參，後人合二為一，是為

臨沂糝飄香

「糝」。還有一個說法，乾隆皇帝南巡至臨沂郯城縣馬頭鎮時，面對各色貢品，唯獨對糝感興趣，問：「這是啥？」跪着的官員不敢抬頭，聽到皇上「金口玉言」，趕忙點頭應和「這是啥（糝）、這是啥（糝）」。糝因此流傳。

老家在平邑一處偏遠山村，而後小鎮、縣城、濟南求學。不是沒有，就是沒時間，沒機會。早知道糝是臨沂名吃，其為多音字，但字詞典中卻沒有臨沂人口中的sá音。真正喝到美味糝湯，卻是大學畢業返回平邑工作後。小鎮上開有兩三家糝館。鎮中心紅綠燈西和南不遠有兩家，現在居住的小區外拐角處一家。糝湯的製作，很具煙火氣。薄肉片、胡椒粉、麥仁、骨湯，這些幾乎都有。有的店鋪還每碗加個雞蛋，放些蔥花或香菜碎。

有次去縣城開會，車至相鄰的銅石鎮時，見路邊有家糝館正營業，看看時間還早，便停車進去。老闆年齡不大，約莫30多歲。我們要了4碗糝湯，切了兩個油餅，盛了幾碟小鹹菜。老闆娘切餅時，老闆站到凳子上給我們舀糝湯。他舀湯，乾脆利落。一手端碗，另一個手拿起一個雞蛋，朝桌沿輕輕一磕，懸到碗上十幾厘米高，拇指和中指一撮一錯，雞蛋殼瞬間張開口，蛋清和蛋黃趁機脫落碗中，再迎頭澆上一勺滾燙的糝湯，便被沖成了絲絲蛋花。熱到有點燙嘴的糝湯，喝一小口，滿口鮮香。肉絲湯中游，蛋花飄蕩，無比嫩滑。

早餐，糝湯是靈魂。搭配的，要麼小油餅，酥薄多層；要麼新炸的油條，外

脆內軟；要麼小餛飩，滋味濃郁。再有一碟小鹹菜或韭菜花，回味無窮。一頓熱乎乎的肉湯，把清晨的身體烘暖，把全身筋骨伸展，把一整天的精氣神引燃。臨沂的糝，與古時的糝，似是而非。《禮記·內則》稱：「糝，取牛、羊、豕之肉，三如一，小切之，與稻米二，肉一，合以為餌，煎之。」書中的糝，與臨沂人做的糝湯，確有相似處，細品，又很不同。臨沂的糝，更像糊粥，一個糊字，是靈魂中的靈魂。多少年來，糝館在臨沂一家接一家地開。大街小巷中，晨晝糝香成為臨沂城早晨沒有色澤的炊煙。它以獨特的滋味，繚繞着臨沂、溫暖着臨沂、舒服着臨沂，成為城市裏一抹頗具特色的舌尖上的人間煙火。

糝，作為山東魯南的傳統名吃，在臨沂、濟寧、棗莊一帶很受歡迎。雖然它是以臨沂方言之音在口口相傳，有點兒拗口，卻絲毫不影響其美譽度。糝湯之中，肉香、米香、蛋香齊備，熱、辣、鮮兼有，飽腹還保健，堪稱是「藥食同源」的一個完美詮釋。凌晨，早上，尤其在冬日，一碗熱氣騰騰的糝湯，用熬煮了大半個晚上的特殊香味，大大方方地喚醒一城的人們，用其豐富的滋味兒，碰撞你我他的味蕾，抖擻起滿城滿市的精氣神。喝完糝，一抬頭，整個城市已日出東方、朝氣蓬勃了。

古往今來，南來北往。在臨沂，新的一天，總是從一碗糝湯開始的。那些糝館，好比晴空夜晚的繁星，一個不注意，散落城中各處。

去環青海湖跑一圈吧

教氣息，很容易令人沉浸其中。在專注與虔誠之中，一段光陰倏忽而逝。透過天窗探進來的光纖，很快從脖頸滑落到沙發的扶手上，溫熱和煦。

午後的青海湖，陽光熱烈，恰如天地間鋪陳的畫卷，不容辜負。趁着晾乾唐卡上的填色，和一位同伴繞着湖邊騎行了十多公里。晴空下的湖面，彷彿是繪製唐卡的顏料染就，從眼前純淨的鈷藍，漸變到遠處天空的澄藍，渾然天成。腳下蹬車如飛，眼睛是一刻也不捨得離開這壯美的湖景。造物主賦予這片高原湖泊靈性，她用來感召途經的人，要信服光影之間自然無與倫比的壯闊和生命力。

平日裏，總愛繞着香港島跑步，因為環港島的跑步徑還未完全貫通，最多一次也只跑了27公里。港島一整圈大約60公里，約八成的沿海山徑已駁通，剩下部分，政府預計還要6年才能全部完工。相較之下，環湖一圈長達360公里的青海湖，經過多年經營，不僅發展出成熟的國際騎行賽事，沿湖的餐飲、非遺體驗、民族風情等多業態融合，正試圖最大限度將如此優質的生態價值產業化，為當地農牧民增加更多收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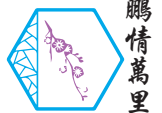
我們到訪的莫熱村拉麵館，是青海商務廳正全力協助打造的環湖騎行驛站。按照目前的規劃，這樣的驛站先期會設立5個，此後會隨需求，逐漸增加。既滿足騎行者的體力補充，又能在湖光山色之間，深度體驗當地獨特的文化。

青海作為中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和「中華水塔」，受國家生態紅線約束，發展經濟並不能如其他省份那樣走常規工業化路徑，唯有在做好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增長競爭力這篇文章裏找出路。這既需要國家在制度創新、支付轉移等方面予以更大力度的頂層設計與扶持，也需要當地政府和民眾從資源稟賦出發，作出更多多業態融合共生共存共繁榮的有益探索。

我幻想有機會可以環青海湖跑一圈。算下來，一天跑30公里，至少需要兩個禮拜才可以跑完。希望那個時候，環青海湖的驛站已經完備完善，讓每一個熱愛自然喜歡挑戰自我的人，都能在高原上這條無與倫比的環湖路上，享受便捷，洗盡喧囂，找回自己最初的模樣。

等攢夠了假期，我一定要再來。

（青海紀行之二）



趙鵬飛

我們到訪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縣莫熱村那天，是個好日子。不只天氣晴好，天上風輕雲淡，離村子不遠處的青海湖，水面遼闊澄淨，宛若一塊巨大的藍色玻璃，從天空直落高原。可愛深藍愛淺藍：一幅層次分明用色明艷的壯美油畫，就此懸掛在天地之間。湖邊牧場牧草豐茂厚實，不時有埋頭吃草的牛羊，忽而停止進食，抬頭長久平視前方。時間靜止，車流匆匆，會思考的動物容易陷入明媚憂傷。

村裏一間頗具規模的拉麵店等着我們正式開業。這並不只是一間普通的拉麵館。院子停着一排簇新的山地騎行車，可供遊客環湖騎行。前廳是拉麵館，透明的廚房，讓每一位等待用餐的客人，都能清楚看到，每一碗青海拉麵製作過程。中廳和後廳中空挑高，明亮舒展，可以體驗製作掛絲唐卡，也可以觀摩、參與藏香의 調製。在唐卡老師指導下，我投入了一幅掛絲唐卡藏八寶的寶瓶填色。礦石研磨而成的顏料，顆粒分明，色澤鮮亮，質樸又真實。老師已用膠水調和好了顏料，我只須用細微的刮刀尖沾着顏料，按照色譜，細細填塗在掛絲之內，便能完成作品。藏鄉特色的手工藝品，散發着濃郁的宗



林爽兒

公司，都有機會見到當時被力捧的明星，如謝賢、周聰、嘉玲、南紅、姜中平、江雪、胡笳、梅蘭、林偉等等，他們是這公司的基本演員。而他們當中，周聰叔和家父，還有導演李晨風、李兆熊、陳文和掌門人秦劍，幾位都非常投契，我是由細見到

大、見到老，直至上星期去見了周聰叔的最後一面。之前是在鍾志光（鍾Sir）的口中知道周聰叔住進醫院，聽鍾Sir還說阿叔不嚴重，應該很快可以出院，待他出院後我們一起去探望他，或者陪他去飲茶食飯，咱們還希望這一天快些到來，因為平時總忙着，心想今次不要甩底了。誰知道過了兩天，阿叔的情況忽然急轉直下，我和老友二話不說即上醫院探望。到了醫院因為不熟環境，左兜右轉才去到阿叔的病房，阿叔住在單人房，家人24小時輪流相伴，見到他戴上氧氣罩，旁邊有監察儀器，阿叔迷迷糊糊知道我們來了，還會擺手示意，我們輪流握着他的手，我跟他說：「你快些康復，我要聽你講那年代光藝的故事、長鳳新的故事，因已沒有人講得了，就只有你啦！阿叔，你必須好好康復呀！」他半瞞着眼笑着點頭。

我們在病房內陪着他留了很久，還等到與阿叔近十多年很親近的後生仔張國強（KK），KK不知道

我們和阿叔那種種的關係，坐着說着我們才互相真正地認識，咱們一房人都有如親人，而KK更是經常和阿叔飲咖啡的老友記。KK說在阿叔晚年認識是彼此的福氣，說他是個有人情味的人，見證他對太太的愛、對子女的愛，KK說能認識到聰叔是他的運氣。我們談着聰叔似在聽着，大家都捨不得離開、捨不得彼此，可是這是天意，是無法改變的事情，我和老友最後還是要和聰叔話別，他向我們擺擺手。

才過了一天，不幸的消息傳來，聰叔離大家而去了！我們還以為可以再探望他，讓他再聽聽我們嘈吵的聲音，吵醒昏睡的他，希望吵出奇跡！但原來是做不到的，是無法挽回的，生命流逝，誰也無法改變。

接到聰叔離世的消息才過一個鐘，又傳來雪妮姐早一天亦病逝，隨佳哥而去！3位我尊敬的前輩，天上相見！

●（左起）周聰、吳楚帆、李晨風、白薇、家母雷霞及家父林擒生前一起看畫展。

作者供圖



湯祺兆

周杰倫的2025年香港演唱會，在啟德主場館舉行。作為一位橫跨不同世代的華語流行音樂天王，周杰倫的音樂陪伴了無數人度過青春與人生的重要時刻。而這次演唱會，不僅是一次視聽饗宴，更是一場與歌迷們的深情重聚。

當晚，音樂騷聚滿了期待已久的粉絲，無論是年輕人還是陪伴周杰倫多年的老粉，都帶着滿心的激動進入場館。這場演唱會以嘉年華作主題。從一開始便充滿了震撼力，他的歌聲穿越了時間的屏障，點唱環節有老有嫩，無論國語說得好不好，大家都熱烈呼喊，可看出他的觀眾群很闊。周杰倫一出道已爆紅，第一張專輯早賣個滿堂紅，之後也成了華語世界裏登上IFPI銷量榜的歌手。他的鄉土風和中國風，與香港的流行樂不同。音樂上有R&B作藍本，但也有中國樂器及古典音樂的影響，譜寫出嶄新流行樂

那些年的周杰倫

周杰倫的2025年香港演唱會，在啟德主場館舉行。作為一位橫跨不同世代的華語流行音樂天王，周杰倫的音樂陪伴了無數人度過青春與人生的重要時刻。而這次演唱會，不僅是一次視聽饗宴，更是一場與歌迷們的深情重聚。

當晚，音樂騷聚滿了期待已久的粉絲，無論是年輕人還是陪伴周杰倫多年的老粉，都帶着滿心的激動進入場館。這場演唱會以嘉年華作主題。從一開始便充滿了震撼力，他的歌聲穿越了時間的屏障，點唱環節足足有1小時，算是皆大歡喜。他還幽默地感謝粉絲們多年來的支持，並說了幾句廣東話。對我們來說，這次的演唱會不僅僅是一場表演，更是一段與回憶的對話。能夠在啟德主場館中和數萬歌迷一同見證周杰倫的音樂魅力，是一種無與倫比的幸福。這場演唱會將永遠烙印在我的記憶中，成為2025年最美好的回憶之一。